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吳欽章含文叅閱

姜中丞奏疏

疏

姜 洪

陳言疏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于茲無一言裨益
時政無一言上答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盡忠補

皇明經世編

姜范二公疏

平露堂

過夙夜不寧不幸 先帝奄弃萬國哀號遠聞 皇
上紹履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
以忠見逐卽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
各斥貶李孜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方
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
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弄毀珍
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
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爲難四方聞
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爲 聖明天子出焉

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盡忠之道。謹奏八事，仰贊聖明，輟陋狂瞽，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

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心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

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爲所溺，則不得其正焉。

皇上卽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但聲色貨利，易十溺志，異端詭譎，易于惑人，操存之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爲其所雜也。伏望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道心爲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存，萬理昭著，而治道所出者正矣。

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爲治之道，歷代興亡治亂

之迹，用人立政之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爲治，鑒古爲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于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爲無益。近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兼旬累

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進學問之功。求爲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皇上聰明膺哲。超越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當妙選儒臣。日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至六經。下至史鑑。取其節要有關至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禮畢方退。又當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三日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

究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天下。故大舜告廟卽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諒陰之後，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古帝王皆以從諫爲首務也。我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例，旣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掇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旨

往往批撻殿庭。或貶斥遺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爲讒。上下之情不通久矣。皇上卽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離。狂妄。志在納忠。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決非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明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皇上風明。恐人言攻擊。欲先

以箝人口也。伏望皇上鑒履霜堅冰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祖宗求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大事面折廷諍，至于大小群臣有事亦當召對，經筵講官不時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僚震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于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于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

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覩皇上卽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爲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謫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爲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工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憲章，行人司副莊祖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

正。御史強珍徐康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讓蕭顯賀
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
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銳勇

稱及內臣亦官府一休

軍民推服至于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臣

一之義也

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
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
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爲三公
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修舉皇上

可以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

五曰禁近習。夫古者宦臣充掖庭。婦除之事。傳官禁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疎賢。乃委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特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田令孜仇士良之亡唐。童貫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鑑也。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大義。惟以擎拳曲踞爲敬。不顧人君社稷爲重。惟事逢迎奉順爲悅。故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以爲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日新月盛。無暇更

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弗使之讀書。親近儒
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後之宦
官。怙寵誤國。皆祖其術。噫。愚弄人主。益窮威權。彼計
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我太祖
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局。一監常
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
酒掃供奉之事。未有干預朝廷之政也。近年壹監
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
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爲常服。名位之濫

莫此爲甚。然君側之人，衆所忌畏，恃執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地。幸賴皇上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可干預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願加裁抑。在京倉庫、州場、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免害人。皇上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莊嚴自持。

勿與狎昵。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譏論。聽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

六曰黜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爲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迴生歿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依倣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修練之術。以文奸僞。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斲我彝倫。爲世大蠹。庶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爲不可。况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

皆其所至。豈有求媚鬼神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
時。未有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
佛道始盛。天下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
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我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勅
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
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
之效。近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
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
真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怪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

幸無比。去歲靈濟宮修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年水旱災異，百姓飢凍流離。先帝尋亦晏駕，皆

皇上之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皇上近將法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退，可謂聖明所爲。出于尋常萬萬然，不去其蠹，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羣疑。天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邪僞。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修

皇明經世編

姜范一公疏
卷之

九

平露堂

寺觀使自銷錄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做至
而始正矣
皇上

七日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而勞損天下之民也。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獻。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太廟。或供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好不急之物。篩簸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可爲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木犀

龍衣寬獨投郵傳并匿海謀而笑途害人又一船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船少者七八號。多者

夫

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閑人。往往將貢物遲誤。囊瀆每起。貢船發行。舳舻先後相接。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一方民力殫矣。皇上卽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諄諄。軍民恐不蒙恩也。伏望 皇上

念此生靈乞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後軍器
段疋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大常寺等衙門的當
官員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等類每
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篾油漆等項北方
所無仍令南京并出產去處供送京師住坐輪班各
色人匠無下數萬着令依式製造尤爲近便若以外
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梨栗等物止
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內官不必差遣
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

八曰慎始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于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下之大。而又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咸和萬民。二聖君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如始。不敢豫逸。故能永保天命。世躋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遂起五胡之釁。唐明皇焚珠玉錦綉。躬履節儉。而末年信讒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禍。二君者。皆以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

所爲比其他奢侈之君始又甚焉。先治後亂爲天下後世笑。故人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爲尤美。初節之難而能保晚節爲尤難。皇上卽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初升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矣。若少有意忽則物欲抵隙小人乘間事類相激弊端益甚然。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于未然也。伏望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甚一日虛心

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忽怠。不以盛治而滿假。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范

奏疏

疏

范珠

修政弭災疏略

弭災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夫後世官

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效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獎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悉舉。我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事。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修邊幅。旅入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爲輕率。以緘口爲得體。或滿考而如此者。每得京師士。何由功。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斤。嗇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

濫有如溫造之劾李佑者乎。奸佞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于時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頽靡至此。可爲太息。臣請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執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冒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裨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于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晏嬰斐度之賢。亦爲今之弃人矣。夫旣因言選官。必欲循

今言官每云各修職業非一物多言不知言官之命

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

而外又有何城○業○耶○

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効職官不

徒設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

往時言者稍使權貴輕則箠楚之加重則撻笞之入

甚者遷謫遐荒冤歿昭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

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爲盛

德臣伏望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官既務于得

人言必貴于採納如此簡賢如此納言何勞廣設訪

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奸慝不去忠賢不進刑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災殄不除中國不安外夷不服乞將臣戮于市曹以正今妄言之罪

一復耆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人言老成人重于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爲士庶之屬望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尊寵耆舊亦以愛惜人才也臣訪得更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夏埏高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

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視其謀猷設施。果超出于流輩，果無媿于古人。但聞其命下之日，趣裝卽歸，略不顧惜，弃拐華要，自分幽閑。其與夫馳末景于桑榆，負厚顏于鍾漏，惟念子孫之計，殊慙羞惡之心。老病侵尋，強自支持，乞哀權貴，冀復容留者，霄壤懸絕。况各官猶皆強健，未卽衰病，士林仰慕，時論攸囑，各下必無虛士。珠玉豈宜暗投，臣伏望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

節彼必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國家
舉擢之無遺才也。

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綵。其出如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綵。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
一賞一罰。有耳畢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
如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贊戒勅之言。禮樂法度之
施。使其秘而不傳。則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
無以記錄。後世何以考據。我祖宗列聖。號令實罰。
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好諛。無從爲計。往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情亦淡冷萬一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得以抗言

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羣下噴嚏瘖瘖面牆而

人言

此必謂知本措以此掩塞

立賞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關已發于四方是非獨蔽于目前若以爲抄謄勞人則各官自有操贖執翰之徒未嘗言已之病若以爲漏泄機密則

朝廷必無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傳報莫解其由將恐小人乘此爲壅蔽之計肆奸罔之奸塞下之耳目蒙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臣請

今後凡遇內降 旨意悉聽各衙門官吏于午門前
互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臣至正之道。不爲瑣屑
較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助化理之一端
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
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若守令。然漢史所
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
皇明總世編

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弊任有司者以催辦錢糧爲能事以奉承上官爲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送迎之遠邇伺其拜跪之疾徐假公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城之撫字輕不免于罵詈重莫逃于箠楚每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于方面府正之一言其問善于

奉承者。貪墨指爲公。清暴虐稱爲平。忽失於阿附者。髮鬢微白。卽目爲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爲罷軟。部院旣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薰蕕莫辨。玉石俱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爲吏。或長子孫。更久于官。則人情不苟。官久干事。則化理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爲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爲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

而黜代甲首狼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者龍鍾益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 陛下痛懲此弊特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爲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爲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賍濫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頻莫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

苟作而民間送迎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于今日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朝經世編

姜范二公

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上木 李 雯舒章

朱 積早服叅閱

凌谿先生集

序

朱應登

送馬民部先生凱旋序 凱旋

川蜀久罹鴟賊之患其大者雖以次削平而負固者
故自若也有廖鴟者尤機警嘗以孤軍嬰我師四面

受敵卒冒圍而出奮臂大呼萬衆響應執政者厭士
馬罷苦議欲撫之卽謾言曰聽撫然出入猶騎乘持
戟夜臥不解甲見尊官特倨傲無狀其實非聽撫也
問其所如謾言曰願得安插臨江市縣爲築蓋廬室
皆給薪菜鹽豉炊食器臨江人苦之不與地其實不
欲得臨江市也會朝廷憫念總制尙書洪公勸勤
不欲久暴于外乃命今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
彭公代之戶部主事馬君負圖則又以彭公之薦約
金幣給餽餉從事軍中君本洮人雖起家進士尤閑

邊略獻謀畫策，往往奇中，故彭公特深委任焉。正德
癸酉春，始率榆林洮岷諸鎮官軍三千人，發褒斜，踰
保寧，出劍門關，聯山絡谷，徬徕並進，適廖黨亦至，自
臨江市相持于漢綿之間。始猶驅所掠羸稚與新附
者爲陳，我師獲俘甚多，度弗勝，廼盡出，其所謂老酒
者與戰，旣又弗勝，遂拔營而去。越三日，復大戰于綿
州，諸將士氣益倍，無不以一當百，殺傷蹂踐，十喪其
九，而廖鵠亦斃于群賊，我師無傷焉。先是彭公之初
入蜀也，議者皆云蜀道險惡，諸鵠出入谿谷，捷如猿

孫師不得遽進。雖進亦罔有功。衆言朋興。牢不可破。官○兵○縱○賊○利○其○急○發○以○爲○長○策○諸○土○兵○又○利○賊○遺○金○每○追○及○賊○得○金○輒○委○去○蜀○父○老○亦○患○苦○且○以○大○師○之○不○爲○厲○已○也○公○密○用○君○計○排○群○議○以○往○首○與○諸○將○士○約○曰○無○卻○進○無○捨○遺○無○有○獲○而○不○復○否○則○戮○無○赦○故○諸○將○士○奮○勇○先○登○所○過○雖○金○貫○被○地○皆○莫○敢○顧○竟○以○有○功○夫○謂○其○克○之○難○者○姑○息○勝○也○謂○將○士○之○不○能○用○命○者○沒○于○賂○遺○也○今○君○之○佐○彭○公○也○令○嚴○而○有○義○志○斷○而○能○果○使○諸○所○爲○將○士○者○進○亦○死○退○亦○死○進○未○必○死○而○有○功○退○而○死○則○身○殄○而○名

滅故人人自奮如此。乃知古之善將將者必出于有
斷。然後能勝。然斷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
爲。非優柔牽制之士所及也。詩曰。君子如怒。俾民心
闕。彭公以之。又曰。說說征夫。每懷靡及。馬君有焉。夏
五月。凱還入漢南。巡撫大都憲藍公命應登爲文餞
之。應登謂君之功烈行且有功。宗記之。太史書之。如
應登何足云。然巡撫公之命不可違也。乃書其梗概
以爲序云。

賀憲長來先生漢南平盜班師叙

平盜

皇帝既踐祚之四年，承孝皇考豐亨豫大之後，民佚以康，崇極而祀。於時蜀有巨寇曰藍廷瑞，鄂本恕者，始用父子兄弟相羽翼爲暴亂。自後群盜煽集，黨與萬人，保寧而北，施于漢南，阻山負谷，險不可嬰，恣意殺掠，行道皆梗。兩省官寮議曰：川陝重地也，不當有盜賊。茲蠢不靖，悖撓天常。吾等守臣不聞，更復奚待。亟馳奏之。會有詔切責職吏，跡捕甚急，迺以巡撫大臣特寄師旅，蜀以西，都憲高公主之陝以南，都憲藍公主之總制其師。則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都御史洪公也。維我憲長來君伯韶，則又以二三大臣之請，奉命紀功用事軍門。凡芻糧供億之費，轉戰調發之謀，靡事不任。宣勞爲多焉。我師旣集，僉曰：姑論之降，俾毋干天刑。迺六年夏六月，本恕自率其魁三十餘人，皆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徑趨我壁。免胄首觸地曰：願伏辜。然其心實來覘我師虛實，欲來降而擒斬之恐非所以示後闖其緩以肆不逞。君旣覺，率衆擒之。奏聞戮于市。傳首湖南。繇是其黨益震駭，作虛聲自庇。君乘間密請於洪公曰：無及於變而勸民將焉用之。怒其叛而哀

其愚仁者之師也。叛而討之，服而許之，德刑成矣。故洪公用君議，卒下招撫之令。七年春二月，江津之盜曰曹甫者，衆號萬人，亦藍黨也。聞君威名，遂率衆渡河，詣溪中聽撫。然猶惧誅，復回保寧。君乃挺身卽其壘，諭以利害。曰：順成爲臧，逆爲否。汝尙自擇便利。朝廷豈盡汝戮邪？卽汝不解，行且夾攻汝矣。夫鳥巢于幕，魚游于鼎，豈久安之道邪？甫用是感泣，下馬羅拜。各散去。人給府牒一紙，令歸復舊業。是年三月，朝廷用洪公薦，特進君按察使，仍往來督軍。六月，君迺再

不難于○賊○降○難于○解○散○

入保寧、指授方略、以戢以討、有忤必劄、有降必釋、故所至克捷、而投戈解甲之士、日以數千計、七月十五日、全師凱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漢中兵備副使邊君本一、謂今日之奏功、雖一人之慶、二三股肱大臣協和之休、而我憲長君宣勞任事、尤不可少也、屬予爲文賀之、應登曰、夫兵者古以禁暴懲亂、非聖人之得已也、獨怪夫世之喜談兵者、睹事扼腕、奮不顧生、若無能當、然一旦大敵在前、則首鼠兩端、慄慄如墜淵、并其所談者而忘之矣、今憲長來

君生平如懦夫、口不能道辭、迺至臨利害、矢心殫力、三年不携家、彎弧挾槊、與士卒同坐起、用成仁義之師、其對賊數語、萬鈞爲椎、何慷慨也、豈非斷之以義哉、夫惟斷之以義、則君臣之分明、而臣子之職盡矣、彼褒顯有功、固明天子之所有事、非君之所敢望也、因書以爲賀、

蒙化左氏家譜序

左氏家譜

蒙化之左氏、以土官世其家、其先育世奴進者、唐貞觀間、耕于蒙巍山之下、所居成聚、遂得蒙舍詔、後與

北 蓋六部之光也

諸酋長祭天有異徵人心歸之再封爲雲南詔巴而
破吐蕃奉朝請遂有六詔之地焉左氏之昌邏其肇
基也邏之後五傳而至鳳閣異由異以後譜逸而中
微矣元有青羅者始復其業仕爲順寧府同知尋易
府爲蒙化州高皇帝兵取雲南青羅之子禾首內
附奉職得領九部部落頃之元孽高添惠叛禾率其
部落人爲先登旣有功迺又招集亡散而歸之農也
因進蒙化州判官迺又以貢職詣闕庭也因再進爲
知州禾仕旣勩傳之伽如禾官伽逮事累朝用命無

替當其靖寇亂從調遣蒙犯險阻斬將擐旗宣勞效忠視禾有加焉正統初伽從征麓川邊餉告急迺効卜式之義輸粟入永昌軍得進府同知州猶夫前也無何麓川餘黨復熾伽奮出爲之赴戰斬級獨多卒以麓川功進秩知府州猶夫前也會朝廷錄遠臣之勞再陞州爲府復以伽涖焉故伽以後皆爲蒙化知府矣伽之子剛未襲而蚤世貽子琳瑛琳亦未襲而蚤世且無胤也遂以瑛紹焉瑛遭際承平無大戰伐功然能謹身率先樸誠盡下能以其餘力禦寇盜

爲民蔽障，循行諸寨中，不以爲勞也。竟以勞坐寒疾死。子銘嗣其官，招徠綏輯，境內無盜憂。其奉職循理，猶夫瑛也。積之十年，不以勞言，竟亦以勞致疾死矣。銘傳之，今守禎。正德乙亥春，余以拔士至蒙禎，迺再拜請曰：禎不德，遭家弗造，先大夫旣逝，家廟燬于火，惟幸世牒僅存，又惧其久而隳，而氏族淆也，無以繫屬先緒，敢乞一言叙之。余迺語之曰：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族，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于此乎。繇焉，故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知其脉，皆可以易。

知也。今天下晏謚百有餘年，縉紳之家，惇尚彝理，緝
譜牒以原人倫，餘風所被，遐邇同好，豈非仁義之化
哉。然譜者先民準史而作也，史以章往，非以繩往也，
所以戒乎今也。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蓋觀祖考
者，可以自考焉。禎世滋茲，土信能忠貞，致主勉修其
先人之業，俾弗墜斯傳，世久遠矣。何有于陵夷衰微
也。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寶應河

寶應江淮間一要衝也。湖水渟滂，長隄委屬，南接秦

郵甃湖匯焉。布護漫汙不可殫紀。北入于淮。則淮水所經也。夏潦時至。徐泗之水。挾河流而東入淮。淮不能容。勢益怒。且汨而南行。故滯者日以溢焉。隄故有斗門。凡十橋。橋絕馳道。水溢則東注之海。分渠灌民田。田皆溉。可得百萬餘頃。爲政者時其蓄泄啓閉之節。則漕寡不運之舟。農鮮不沃之利。倉廩無不積之儲。商舶靡不通之貨。是故東南之具區也。正德丁丑夏。六月。隄圯于水。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蕩覆廬舍數十里。壞官民舟亦數百艘。自丁丑達己卯。又二歲。復

大水歲因以不登，于是上下始怵怵然告急矣。巡撫大都憲臧公疏于朝，亟請發內帑治之。事下有司議會都水郎中蔣君以職涖是邦，祇載厥事，而郡倅盧君廷哲寔董其役。經始相成，有專職焉。廼發淮揚軍民築土障閘，以丁計者三千五百，括諸府庫及鈔關所貯錢充其費，以鋸計者七萬，日給粟以斛計者萬有奇，監工官自百戶而下，以員計者二十五，匠氏以名計者百，廼伐石于鄰境之山，而致者匪難。廼附上于經行之舟，而運者不匱。廼陶甃于窳閒之阜，而搏

者寔廣廼捷木于窪泗之曲而梓人獻材百工旣和
交臂受事旣六閱月大功始就焉於是潰者以湮地
者以興隘者以廣而激者湍者盪嚙者以安于是居
者以嬉行者以游負者以息而耕者芻者莠牧者樹
藝者以蕃邑之士大夫長者積患之餘拭觀茲美
且欣盧君之績有成也徵予言贈之應登郡人也其
麻戚之情視衆鈞焉廼作而歎曰甚哉水之羨溢爲
患也其所從來者舊矣昔禹抑洪水漢塞宣防而史
氏必書紀成功也下此則西門豹鑿鄴河之流鄴父

老以爲賢君。召信臣浚南陽之渠。百姓號之召父。是皆爲民興利者焉。夫爲民興利者。固民之所與也。今盧君起明經之家。而叅郡牧之司。出環堵之室。而任斯民之重。始逡逡若不能。一旦臨大患。興大役。以身膺之。順運安行。不動氣貌。無惴恐以爲之先。無德色以爲之後。考其所施。而程其所至。豈豹與信臣可相軒輊邪。卽二子之功。在于開溝瀆。利漑田也。已未聞其能通挽漕之艘。建國家之利。兼而有之也。故比事考成。在盧君尤多。而吾民之德之也。視鄴與南陽民。

當益倍之何古今人之相遠哉然則盧君之名且與
茲隄永久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抑
安知後之視今寧謂余言之非蔽芾也

贈少司馬荆山王公隨駕南征序

武廟南征

聖天子臨御之十四年夏六月寧服不恭肆行稱亂
廼親帥六師討之今少司馬荆山王公以職在軍旅
當行已而罪人旣得次于金陵錄諸將吏功諸官屬
陷賊中者論罪有差築京觀而歸矣公復侍從以歸
凡留司諸公卿百僚謂公宣謀帷幄克清大憝炳先

幾而無智名，抑末彊而無勇功，休名赫矣，咸見稱述，
被之詩歌，御史中丞叢公謂應登宜有言，應登江淮
鄙人也，竊伏草野，不臻于當世之務，敢借周爲喻，以
諷諸執事者，可乎。廼稽首再拜而言曰：昔周都鎬京，
東國爲洛，成王嘗一至焉。至于百工從行，其教詔之
者無它，惟日記功宗作元祀耳。夫成王至洛，何爲哉？
曰：配天祀神，自時中乂者是已。其報功之典，歸卽舉
之。曰：秬鬯命寧明禋休享者是已。且自周徂洛，遠狩
也。而一至其地，褒功行賞，末舉也。而亟先圖之者，何

哉。蓋宅洛所以紹先德，褒賞所以勸有功。斯二者，繼體守成之要道也。事有曠世而同執者，盍於今天。

子觀之，夫金陵我

聖祖定鼎之地也。自京師視之，

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

列聖嗣統垂拱而治，其在今

日，則四征弗庭之時也。不當一至其地乎。成王在洛

舉祀發政而已，豈有張皇六師，削平家難，其功如今

日之偉者乎。周之記功，有功于治洛之事者耳。豈有

躬服行枚，轉給軍餉，其事如今日之勞者乎。聖天

子德配堯舜，功邁湯武，不當以周成言也。至于侍從

之臣將事服義者其於十亂豈多讓乎夫記功之有
鉅鬯以周公爲之宗者誅管蔡以安社稷耳今諸臣
之在行者皆誅管蔡以安社稷者也而司馬公其最
也。聖天子信賞必罰褒功勸勞之典抑豈後於周
乎夫褒功勸勞固非臣子之所敢知也至於誅叛逆
以懲不恪正紀綱以示無携者則聖天子今日之
歸之所有事也而昭美弼違者公之責也周官曰歸
于宗周董正治官言其外攘畢而內治修也今日之
事愚安能無屬望于公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選輯

楊澄清通侯叅閱

蔣文定公湘臬集

疏揭

蔣 冕

乞取回劉允及停止張玉不差題本

停差內
官

臣某等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
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爲狼狽，况

今虜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每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用。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然往日開中鹽引，如正德十年則開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今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已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多是預先支給。鹽法因此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邊方既無以仰給，又不免動支太倉銀兩，助買支應。蓋因公差人員成化中此弊已虛奏討引目數多，本等客商守支艱難，以致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緩急之需，鹽課成法，又

日益廢壞無以接濟邊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草不知朝廷將何處之近該司設監太監劉兌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見塩一萬引兩淮運司見塩六萬引其跟隨人役多有挾勢謀利之徒往往該支一萬引或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塩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多至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塩法抑恐激成他變臣等實切憂之夫人君之所

當敬者。惟天與祖宗而已。列聖以來。每于郊廟

之祭。必竭誠備物。以盡報本追遠之道。所以天心悅

豫。祖考來格。災害不生。福祥駢集。具有明徵。初非

以奉事西佛而然也。乃若烏思藏者。西番化外之教。

西番僧者。即彼中頭目耳。祖宗立法王等號。因其俗以羈縻之。非來佛也。

其徒飲酒食肉。不知戒律。又釋氏之所恥言者。聖

明在上。正宜申嚴禁戒。遠斥其人。豈宜崇信其說。遣

使送供。浪費國計。而貽生民之害也。再照陝西延綏

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飢饉。加以去年

虜賊深入搶掠。又有回賊屢年作耗。瘡痍之民。尚未

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乏。彼處布政司等官計無所出，具本奏請通融議處。又乞賑濟，方忠無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

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巡都布按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臣等備以此意撰寫勅書，臣等躊躇累月，未敢仰承 聖意，

緣前項地方兵荒貧窘，民不聊生，若令措辦錢糧，取

之于官，則庫藏匱乏，取之于民，則田野空虛，所在大
小衙門官員，雖欲欽奉詔旨，無得違阻，而公私匱竭，
無從出辦，儻或嚴刑峻法，剝民膏脂，有所不顧，竊恐
事極變生，民窮盜起，勢所必至。將來意外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矣。仰惟聖明在上，神武聰明愛民如子，
切切以保安地方爲念，今忽欲有此舉，臣等竊意
聖慮一時偶有未及，實亦臣等不能開陳之罪也。况
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日夜窺伺，欲爲邊患，設若內
地盜起，彼必乘机寇邊，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于便

宜處治。惟軍机重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此
爲例。此事臣等且未暇悉論。持以關係。聖治及地
方安危者。冒昧言之。伏望 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
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討盜引者。一槩不與。重念陝西
之民貧苦可憫。更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勅書。免令
臣等撰擬。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請迴鑾兼乞勿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調遣軍馬
支給錢糧題本 請迴鑾止鈞帖

伏自 聖駕出京以來。已經二十餘日。今恭遇 萬

壽聖節，凡親而宗藩，遠而外夷，其奉表來京，與臣等
在京在外各衙門官員人等，皆不得一望。天顏山
呼舞蹈，以盡其惓惓敬仰祝頌之誠。况孟冬伊邇，禮
當時享太廟，若非及早廻鑾，躬親奠獻，其何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亦何以盡皇上報本追遠之意。
又况近京各處衙門，多抄奉摠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摠兵官印信鈞帖，凡調遣軍馬支給錢糧，槩以此帖
行之。臣等伏見祖宗舊制，一應軍馬錢糧，非該部
奉有勅旨，俱不許擅行支應。今乃一旦以此帖行之，

他日設有奸人不與中本甘一而獨乘機詐冒軍衛有司利考文下有未不能辨別真偽

一槩奉行安能保無他患伏望 皇上思 祖宗付

託之重念兩宮懸望之深即日廻鑾以安中外今後
凡欲調遣兵馬支給錢糧仍遵舊制而行前後印信
鈞帖俱乞停止不行以防意外之虞且毋使天下之
人他日指爲口實以爲臣等之罪宗社臣民不勝慶
幸

請重邊防以備虜患題本

扈從宣府官兵

臣等竊惟宣府爲國北門自永樂以來每屯聚重兵

于此用以外禦虜寇內衛京師不容一日而少忽也。今聖駕巡邊命宣府總兵朱振副總兵陶杰等統領官軍一萬六千員名扈從前去大同等處其宣府城內所留軍卒既是不多又皆羸弱不堪征戰之人地方空虛甚矣虜賊近邊住牧備知我之虛實其所以潛形匿跡者安知彼非欲乘机伺便以遂其奸謀詭計使我暗墮其術中而不自覺也哉倘駕至前路少留數日或更欲西行萬一虜賊長驅而來徑犯宣府誰能捍禦則保安懷來以東居庸以南一帶人

心皆皇皇無措京師亦當戒嚴矣事之可憂孰有大
于此者此實宗社安危所係不可不慮伏望皇上
俯鑒臣等愚忠深惟宗社至計慎重邊防及早廻鑾
卽將朱振等所領兵馬掣回仍舊鎮守地方以絕夷
虜窺伺之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停止無名賞賜揭帖

停止賞邊銀兩

本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傳奉 聖旨
以 皇上巡歷宣府大同等處地方憫念邊兵寒苦
着戶部上緊處置銀一百萬兩委堂上官一員管領

前去該鎮交收、以備犒勞之用、臣等竊惟沿邊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自其祖父以來、世受朝廷厚恩、官有俸祿、軍有糧米、冬衣布花、并馬匹草料、盔甲弓箭等項、一皆給之于官、今一旦恭遇聖駕巡邊、凡防禦扈從、皆其本等職分、雖曰少效微勞、孰敢希整賞賜、况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民窮財盡、府庫田野、在在空虛、戶部見在各處解到折糧折艸等項銀兩、止湊得二十萬兩、又查太倉銀庫正銀全無、止有每年積下餘銀一十五萬兩、二項共湊得三十五萬

兩緣太倉餘銀原係備邊軍需之物該部見在折糧折艸銀兩又係見該補給在京軍官夏季俵銀衆情懸懸日以盼望今已歷過秋季而夏季該開俵銀尚未得開支奈何奪此以與彼豈宜大邊兵宜加憫念而在京軍官獨不宜加念哉又該部欲開各處生員納銀入監之例緣前項事例非遇兵荒緊急事情不可輕易開行今以無名之賞妄開事例他日萬一或有如往年流賊之變及去年白羊口北虜犯順之舉事出倉卒欲用糧艸無從措辦又將設何方法以應

急哉伏望 皇上節用愛民，停止無名之賞，收回前日傳奉 旨意，止令該部將太倉餘銀解赴見差侍郎鄭宗仁處交收，准作該鎮正額糧艸之用，仍將該部見在銀兩照數補給軍官俸銀，嚴勅該部今後不許妄開生員納銀入監事例，以致阻壞選法，尤望 皇上重念 祖宗創造之不易，大內居守之無人，朝廷政務日有萬幾，不可一時而或忽，即日廻鑾以安宗社，天下臣民不勝至幸。

請勿墮虜計中揭帖

聖駕親與虜戰

伏惟 皇上駐蹕陽和久未迴鑿今該大執虜賊擁
衆而來既以一枝劄營陽和後口窺伺行在欲謀入
寇又分一枝捨鹵陽和西南地方以阻延綏人馬東
來救援又分一枝東至宣府各處地方其後面相繼
而來者烟塵不絕蓋又不知幾千萬衆也虜賊壓境
既如此其衆其爲計決非往常劫掠牲畜暫來卽去
者比若思慮不審輕出與之接戰則卽墮虜奸計中
他日雖悔亦無及矣遠則漢高祖被圍白登近則我
英廟蒙塵土木皆可爲萬世之永鑒也伏望 皇

上以宗社爲心，切勿輕視此虜。縱使虜賊三二十騎前來誘引，亦勿親出與之對陣。嚴督各該城堡官軍，四面防禦，瞭望分明。探報的確，若果虜賊離邊稍遠，猝難拆牆而入，則請皇上輕騎入關，嚴兵殿後，勿再遲疑。以蹈漢高祖及我英廟覆轍。此誠宗社安危所係，呼吸之間，有存有亡。誠不可不熟思也。臣等興言及此，言與淚俱下。伏惟聖明俯鑒愚忠，留神聽納，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論郊禮不可行于留都舊壇題本

諫止留都
郊祀

臣某等謹題。今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以明年郊天日期既近。謂欲暫于南京行禮。命臣等詳議可否。臣等竊惟國家大事。莫大于郊祀之禮。是以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莫不致慎于斯。仰惟

皇上奉天明命而爲天子。居古昔帝王與我祖宗

宗列聖之位。不可不體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

敬天之心。今欲輕易移郊于南。稽之古典。參之今制。揆之事體。度之人心。皆所未安。臣等雖愚。死亦不敢奉詔。所有鄙見數條。開列于後。伏望皇上俯垂采

納停止前議，早賜迴鑿，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我太祖高皇帝每遇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慎重臨事，尤加敬謹。聖言諄諄，備載祖訓諸書，列

聖相承，守而勿失。至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雖因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巡狩，及至郊期將近，隨即先事迴鑿，未嘗廢禮。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孝宗敬皇帝嘗因聖體違和，未能出朝，不得已暫改郊祀日期。然聖心兢兢，甚不自安。每語

近侍群臣。以此爲歎。及至 聖體康復。躬成大禮。然後 聖心始寧。在于今日。尤所當法。

一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 仁祖一位。永樂初方增 太祖一位。自遷都已後。京師郊壇止以 太祖太宗並配。今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旣不可除去 仁祖配位。又不可擅設 太宗配位。若此事體至重。至大。臣等尤不敢妄議。

一古者國君遷都。然後移祀天地。此皆事非得已。今若移郊南京。似與古人遷都之舉無異。竊恐涉于不

祥未可輕議。

一凡郊禮以敬爲主。其犧牲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辦嚴謹。省視。不然不敢行禮。今若倉猝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苟簡。徒爲褻瀆。其爲不敬。孰大于此。如此而欲天心克享。錫福降祥于天下。未之有也。臣等豈敢阿諛苟從。以速天譴。

一燔柴用特。取其馨香上達。其所用特牛。并所祀牛。犢古人皆謂之帝牛。以其祀昊天上帝也。凡帝牛。若至臨祀之時。卜而不吉。或有死傷等項。不敢輒代以

他牛必取在滌過三月者然後用之謂之滌者牢中
清除之所蓋以精潔爲義肆我祖宗百五十年來
一應大祀特牛犢牛皆先期畜養務令肥腴潔淨深
合古人制禮之意其他犧牲俱如此類今若不然何
以盡事天之敬小大臣工孰敢輕議

一國家郊廟之禮皆我太祖高皇帝與當時在廷
文武大臣及諸儒臣禮官考古證今原情定議斟酌
損益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不可易者祖訓國法
昭然具在內外文武之臣孰無身家誰敢倡爲新說

以變舊章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愚言使臣等上未
得罪于天地 祖宗下不得罪于天下後世臣等幸
甚宗社幸甚

一我 祖宗凡有祭祀于未祭之先七日戒三日齋
當此齋戒之際大小衙門並不許奏刑名以其有徒
流斬絞等項字面也不許奏喪葬以其有薨逝死囚
等項字面也况兵尤刑之大者而郊又祀禮之至大
至重者乎今出兵討罪未及班師乃欲因便而行郊
祀之禮求之 祖宗之制未見其有合也擅更成憲

孰任其咎

請停止南京郊祀題本

南壇配位

臣某等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聖意謂欲暫于南京郊祀舊壇增減配位以便行禮。臣等聞命兢惕莫知所爲。竊惟自古帝王郊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以盡報本反始之道。皆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未有輒以己意擅爲增減者也。我朝郊祀之禮。初都于南而奉仁祖以爲配。繼都于北而

奉太祖太宗以並配。舊壇配位則有仁祖

太祖京壇配位。則有太祖太宗仁祖配位。既不可奉遷而北。太宗配位。又不可奉行而南。今日一時倉猝。欲行郊禮。不知于我二祖一宗。果將何以奉配天地。臣等反覆思之。決然知其不可。况二祖一宗配享之初。既博考于聖經。又詳集乎廷議。既詔諭于宗藩。又詔諭于天下。不知今日欲爲此舉。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諭否乎。此臣等所以始終決然以爲不可也。伏望皇上俯納臣等先後所言。停止前議。早賜迴鑾。恪遵舊制。躬成大禮。

以奉答天地之心，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乞革去武忠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揭帖

諫止邪璫典兵

臣等看得天壽山守備太監武忠近日蒙調御馬監管事，今又令其提督團營，命下之日，人皆駭愕，以爲御馬監職掌禁兵團營，摠戎重務，豈可授非其人。武忠昔在孝廟時，儉邪阿附，壞事頗多，特加斥逐，不用。正德年間，夤緣守陵，愈肆貪虐，強占民田，累死人命數多，尅削軍糧，歲取動以數萬，賣放軍人二千有餘。

特執爲惡、人心積怨、所以給事中史道劉世揚前後
交章論奏、欲付之法司、明正其罪、并追究援引之人、
蓋亦去邪慮患之深意也、伏望 皇上俯賜鑒納、亟

恐是時內臣恣肆更有甚于武忠者

將武忠革去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止令外私宅閤住、
別選廉靜老成、小心無過之人、俾典禁兵、仍與新命
太監張忠一同提督營務、庶幾軍政修明、人心悅服、
邪黨殄除、賢良進用、陛下清明之政、亦無累矣、臣
等不勝惓惓之至、

爲後大宗疏

大禮議

臣備員內閣，竊見朝廷二三年來，累次命官會議大禮，因考之儀禮及春秋經傳等書，于古人爲後大宗之義，頗知其槩。世之學者，任情違禮，言人人殊，豈人人故自殊其言哉？學術不明，人自爲說，陷于一偏一曲而不自知也。我祖宗朝建學立師，專以五經四書爲教，凡儒先註釋雖兼采衆說，一主二程朱子之言，以上宗于孔子科目所取。朝廷所用，非明經而不悖于程朱之說者，不得與。近數年來，異說競起，是以古人爲後大宗之義，不明于天下。臣因舉程朱

諸儒所論有與古義互相發明者，撮其大要，條列一二。謹錄進呈，伏望皇上留神省覽，益堅聖明專意。正統之盛心，則凡任情違禮之說，自不得以上惑聖聰。而于君德世道，皆不能無小補矣。不勝倦倦願望之至。

一三代及漢魏唐宋以來爲人後之謙公羊高傳春

此段謙武宗稱謂其書亦不甚與張桂異也

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非高創爲斯言也。高爲子夏

高第弟子，子夏上傳于孔子，而以授之于高也。世之

學者，不原其所自，遂直以爲漢儒之言，誤矣。惟以此

言爲出于漢儒而不知爲孔門之所傳授由是不明
春秋躋僖公之旨。逆祀之說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之說先禰而後祖之說無昭穆則是無祖之說君子
不以親親害尊尊之說臣子一例之說皆莫之講而
三代以來爲人後以重承祀繼統之大義皆托之空
言矣邪說紛然卒莫之禁國固可以有二統尊固可
以有二上人固可以有二考人欲肆而天理微彝倫
斁而世道降未必不由此以致之也唐之宣宗禘祭
祝文于穆宗及敬文武三宗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

猶爲不失此意。穆于宣爲兄而敬也。文也。武也。則皆宜之猶子也。叔父之于猶子尚可以稱嗣稱臣。况宣之于穆。本弟之于兄乎。故弟之于兄。叔父之于猶子。皆以君臣例之。與父子無不同焉者。雖祖孫亦然。可以考則稱考。可以兄則稱兄。其名稱皆不敢紊。至于叔父雖尊行。臣也。猶子雖卑行。君也。舉其所重。惟以臣道自處。而不敢不以君道事。先君焉。叔父之名。猶子之名。皆不必著于宗祝之文。而亦未嘗廢也。夏有天下四百三十餘年。傳十七世。凡十七君。而以弟繼

兄者二人。仲康之于太康，則兄終弟及之始也。商有天下六百四十餘年，傳十七世，凡三十君，而以弟繼兄者至十三人。孔光所謂殷之及王是也。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傳三十二世，凡三十七君，而以弟繼兄者猶五人焉。兄終弟及自三代以來，不爲少矣。三代宗祝之文，今雖不可考見，而凡嗣先君者，未嘗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弟之于兄，亦何以異于子之于父哉。春秋書公孫嬰齊，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者，兄嬰齊以弟而後兄也。列國陪臣尚明此

義。况有天下者乎。胡氏謂其亂昭穆之序者。以兄不可以子其弟。故謂弟不可以後其兄也。不知例以君臣之道。而仍不廢兄弟之名。固春秋之所予也。昭穆之序。何有于亂乎。獨不記僖躋于閔。臣子一例之說乎。由前之說。則兄爲弟後。旣可以行于國君矣。由今之說。何弟爲兄後。乃不可以行于卿大夫乎。不知道雖例以君臣。而名不廢于兄弟。則雖有天下者。無不可行。而况于有國有家者。何不可行之有哉。又春秋于定公八年。書從祀先公。三傳皆謂先公爲閔。僖以

文公逆祀。至定公始正先公之位。次爲順祀也。劉原
父釋經。至謂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
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論其意。則直稱僖爲子。謂
閔爲父。而兄爲弟。後者亦以君臣例之于父子矣。况
弟爲兄。後者乎。漢周舉引閔僖二公事。以斷殤順二
帝。昭穆之序。謂殤帝在先。于秩爲父。順帝在後。于親
爲子。亦固以君臣例之。誠有得于春秋之義矣。自漢
成帝以兄弟不得相入廟。舍其弟中山王而立恆。定
陶王。于是兄終弟及之典。不復見于世。唐之敬文武

三宗雖相繼而然皆乘時之亂立不以正未有若我
武宗皇帝遵奉祖訓而親挈神器以授之于我
皇上者也念大統之所由傳思大義之所當盡據
經守禮正名定分豈非今日之第一義乎今之不明
此義者乃曰皇上由宗藩入繼大統與宋之英宗
素養育于宮中者不同不思舍所生而後所繼大統
所在既身嗣之自不得不以父道視之矣豈爲其有
養育之恩哉特兄弟之名自有不容泯焉者耳又曰
孝宗有武宗爲之後矣今乃又後于孝宗

武宗無後矣。今顧不爲之後，不思嗣。武宗之統，卽爲武宗之後。旣後武宗，卽繼武宗而子于孝宗。正如孝宗原有二子，而兄終弟及，非越武宗而直上嗣夫。孝宗之統也。統之所在，卽當後之嗣其統。卽所以後其人而承其祀。武宗豈果無後哉。此義旣明，則夫兄而父事之，不敢不以兄名稱焉。弟而以子道自處，不敢紊夫弟之名，以自稱也。由是伯父而父之，伯母而母之，父矣而不敢自父焉，母矣而不敢自母焉。禮儀之節，稱謂之等，一皆有義以制禮。

有禮以防情，原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名無不正，言無不順，施無不當，行無不宜者矣。知繼正統也，知重大宗也，務親固在所略矣。小宗固有所不暇顧矣。使本生兼厚焉，小宗兼重焉，則爲後之義不專矣。揆之于道，夫豈順乎度之于禮，夫豈協乎春秋之義，不如是也。師丹之謙講于漢，明帝之詔行于魏，程子之論著于宋，雖言之淺深，義之精粗，未可以槩論。皆有得于春秋之旨者也。謙禮之臣，上法三代，下則兼取漢魏唐宋以來行之而善者用之于今日，庶幾不

失聖人春秋之義矣。臣謹按宋儒朱熹謂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此爲禮之正法。由熹此言觀之，則春秋臣子一例之說，雖聖人復起，亦有不可易者。古者爲人後之義，至是益彰彰然明矣。

一漢宋名臣大儒爲人後之議。漢宣帝初卽位，詔議故太子謚，有司之奏已謂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及成帝召丞相御史大夫議宜爲嗣者，又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至哀帝欲加定

陶共皇稱號師丹亦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西山真氏
取丹此議編入文章正宗且曰丹議甚得禮經本指
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蓋此語雖創見于
公羊高春秋傳中而實本于儀禮古之治禮者世守
焉所以語類載朱子語學者英宗朝事亦曰當時濮
議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爲人
後爲人子其義甚詳漢宋以來名臣大儒凡論主後
事未嘗不以此言爲準臣謹按漢文帝時嘗賜天下
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由此觀之則子之于父有當

爲後者亦有不當爲後者非謂凡爲人子者皆可以爲父後也子之後其父者既繼其統系卽承其宗祀皆爲後之事非如今之人謂繼統爲承其基業而爲後乃是繼嗣而爲子也可見今之人繼統不繼嗣之說皆不明于禮爲人後之義者也

一朱熹論宋英宗事朱熹嘗因門弟子問濮議答曰歐陽修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

于此亦坐濮王于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
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
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
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
此爲據足矣臣謹按朱熹此言可見所後所生其稱
謂之間自有不得而同者大宗正統義固有所專也
一宋孝宗理宗于其本生父母止稱爲所生父所生
母甚得古禮爲後之義宋高宗既立孝宗爲皇太子
封皇太子所生父子稱爲秀王所生母張氏爲夫人

理宗既後，寧宗爲帝，追封所生父希瓚爲榮王，所生母全氏爲國夫人，其後二君在位三、四十年，于其所生父母，並無別樣稱呼之事。臣謹按孝宗于其所後父高宗及所後母吳太后，最盡孝道，所以得稱爲孝。其後理宗亦以專意正統于所後，倫理無失，得稱爲理。不但以其能表章理學而已。若二君者，可以爲萬世爲後大宗者之法矣。

書

各處官軍俸糧自當于各府州縣秋糧夏稅中支給。吾廣右去年徧地旱傷，糧稅何從而出哉？若必待徵完糧稅而後以本色給之，則官軍與民皆不堪命矣。今暫將廣東湖廣所糴軍餉支給隨征官軍外，量行借與守城官軍。先由桂林以次及于柳慶，隨支隨糴。隨糴隨運，但支給兩三月本色米，而不折銀與之，則不獨隨征官軍無缺乏之憂，而里居士民亦免餓餒之歎。不日秋成，田禾收穫，雨水漸稀，林箐可入，則平賊有期矣。

卷之終